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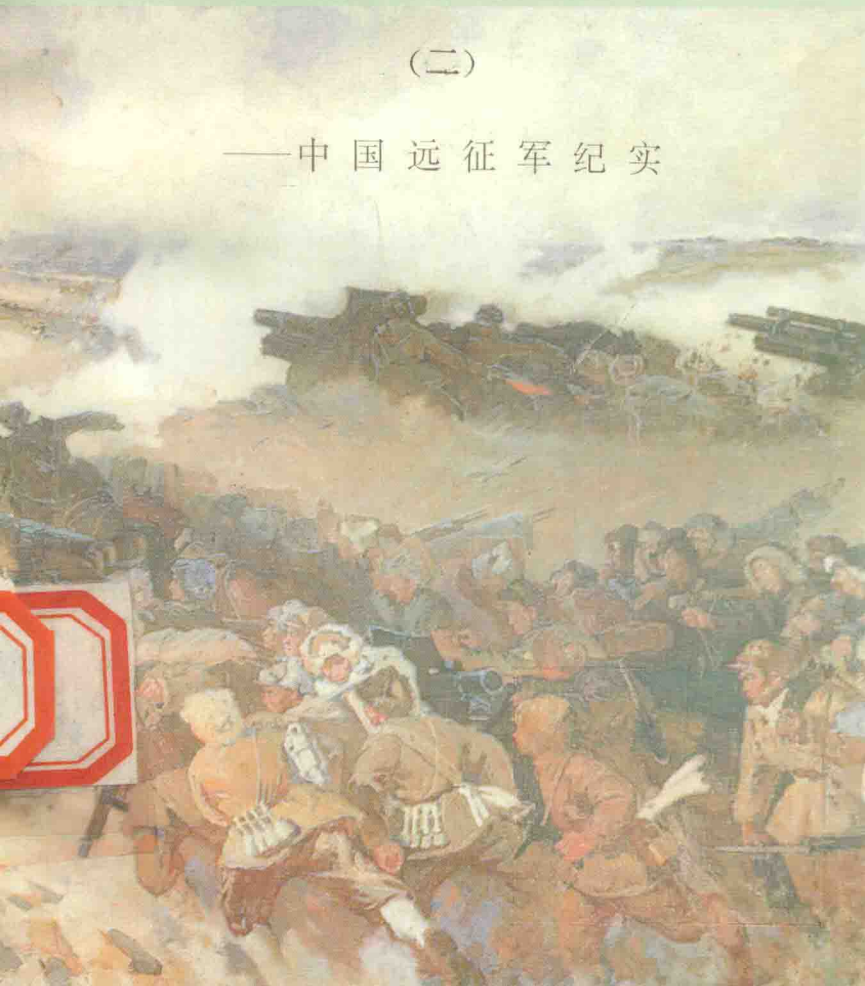
王晓华 著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滇缅军魂

(二)

——中国远征军纪实



抗日战争著

“纪实丛书

滇 缅 军 魂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王曉華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 09 号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滇缅军魂

(二)

——中国远征军纪实

王晓华 著

责任编辑 郭长英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

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3.5 印张 2 插页 102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3.95 元

ISBN-81041-191-8/K·161

10. 名将殉国

东路第二〇〇师自前往雷列姆后，参谋团因其位置处于中路，令其东路东进归第六军军长甘丽初指挥，东渡萨尔温江、经景东、车里方向归国。但戴安澜坚决执行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的命令向北前进，以归还建制。

戴安澜召集各团长开会说：“我师应遵照军部指示向北转进，从雷列姆向北穿越原始森林，白天行军，晚上宿营，可避免敌机空袭。然后渡过南渡河，穿过曼德勒至腊戍公路，再到细胞，从细胞到摩哥克公路，渡过瑞丽江，再往北经过南坎至八莫公路，就是滕冰县了，最后渡过怒江就安全了。任务相当艰巨，向北的三条公路、两条河流都有敌人重兵把守，搞不好要被合围，稍一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行动要特别谨慎、小心。”

高吉人说：“师座，放心吧，我们派出特务连化装成缅甸老百姓，先侦察通过地点和道路，到公路附近时，我们白天在森林宿营，晚上再迅速通过公路。”

郑庭笈说：“每次行动，派出一个团为前卫，占领阵地，然后掩护主力通过，再派一个团交替掩护撤退。遇敌时尽量不要胶着，要迅速摆脱敌人。”

戴安澜说：“好，部队立即进入森林向北前进，钻得越深越保险。另外，在十字路口要互相派联络兵，以免迷失方向。如果我出现意外，由副师长高吉人指挥，高副师长牺牲，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指挥。总之，无论如何，要把部队带回国去！”

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辨不清道路和方向，遍地潮湿，生满台藓，散发着腐烂的气息，藤蔓缠绕，像密集的网；还有无数山蚂蚁和蚂蝗，经常钻进人们衣内吮人血，森林中的蚊子一团一团的，像轰炸机一样，嗡嗡地叫着向人们袭击。远征军的将士们，历经千难万险，在密林中跋涉多日，终于到了南渡河。此河弯弯曲曲流经细胞，向南汇入米坦格河进入曼德勒附近，再注入锡唐河经仰光入海。眼前的河面宽 300 多米，水流甚急。这是突出重围的第一险关。

戴师长带部队到达河边，派人上下寻找，连一只渡船也没找到，便命令各团砍伐河岸上的茅竹，扎成竹筏，利用天黑，十几条竹筏载满部队，往返摆渡，黎时前，终于渡过南渡河。

高吉人笑着说：“师座，看来我们的担心多余，这第一道大关不是过来了吗？”

戴师长严肃地说：“麻痹不得，我们部队在雷列姆进入森林，在敌眼皮底下消失，敌人也一定在千方百计搜索我们的行踪，前几天，敌侦察机不是终日在我们头上盘旋侦察吗？昔日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折六将，我们才过一

关！要提高警惕。”

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在第二〇〇师认为最可能遭到阻击的曼德勒至腊戍公路上却没有遭到敌人袭击。从5月1日起，曼德勒就陷入敌手，而腊戍则是4月29日被敌夺取的。从那时起，从腊戍到曼德勒和腊戍至雷列姆的公路上布满着日军，怎么会这么顺利就过来了呢？当部队穿过公路安全进入森林中时，戴安澜就反复琢磨这件事。但高吉人与郑庭笈还是很高兴，第二大关也顺利过来了。他们命令部队向细胞前进。

但他们不知道，敌人飞机已侦察到南渡河有部队过河的迹象，日军在细胞至摩哥克公路中部置了重兵，准备伏击前进中的第二〇〇师了。细胞公路附近的森林中、茅草丛埋伏着大批日军，已守候多时，寂静的山林中，隐隐腾起一片杀机。

5月18日，第二〇〇师来到第三大关——细胞至摩哥克公路，师指挥所设在公路的一个小山顶上的一个临时搭起的简易茅棚中。透过密林，戴师长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远处的公路。静静的公路，像一条熟睡的巨莽，安安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失去昔日繁忙情景，看不见一辆汽车，也没有行人来往。

高吉人接过望远镜看了看说：“师座，没发现敌人，一鼓作气白天冲过去得了。”

戴安澜：“别忙，再看看，等傍晚时再通过。吉人，天快

黑时，你派第六〇〇团为前卫，过公路后占领路旁的高地，然后掩护大部队穿过公路。”

山区的太阳，似乎落下的更迟，终于夕阳垂下了崇山峻岭，一切安静下来，欢快的山鸟扑扑腾腾都飞回各自温馨的鸟窝，暮霭沉沉，一片苍茫。此刻，郑庭笈正亲自率第六〇〇团前卫营迅速通过公路，“没有情况，师座，前卫营已过去了。”高吉人欣慰地说。突然，四周枪炮大作，像万条凶猛的毒蛇，喷吐毒信。

“不好，果然中了埋伏！”戴师长心中叫苦，但已晚了，许多战士纷纷倒在公路上。第六〇〇团一部分不顾一切，已冲进公路，一部分战士就地进行抵抗，激烈的、殊死的战斗开始了。郑庭笈指挥过去的部队向公路旁埋伏于制高点的敌人发动仰攻。

“怎么办？师座，后面的部队还过不过？”高吉人焦急地问。

“副师长，部队已被切断，唯一的出路是坚决冲上公路，进入森林，命第六〇〇团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高地，掩护我们。你率第五九八团从正面冲过去，我带着第五九九团为全师后卫，从左翼迂回包围敌人，立即执行。”

猛烈的枪声在黑暗中回响，一场混战。

郑庭笈率第六〇〇团向高地正面发动了进攻。伏击第二〇〇师的日军约有两个大队（一大队即一团）的兵力，他们占据有利地形，利用优势火力，用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

和手榴弹不断向第二〇〇师猛烈射击，不少战士中弹牺牲，更多的被压制在公路两边，打得抬不起头来。公路对面的第六〇〇团在团长刘少峰的指挥下，副团长刘杰亲率突击队往山上冲。经过激烈的战斗，刘副团长中炮牺牲，该团伤亡惨重，战至拂晓时，已不足一营兵力。

敌左翼响起激烈枪声，戴安澜率柳树仁第五九九团向敌发起了进攻，双方在黑夜中，各利用密林，展开一场对射。时间分分秒秒过去，眼看东方启明星出现，戴安澜心中焦急，命令：“柳团长，你掩护，我先带头冲上去！”柳树仁命机枪掩护，眼看着戴师长的身影跃上公路。

“哒哒哒”，敌人的重机枪交叉吐出火舌，冲上公路的战士，不断有人倒下，前面的纷纷退了下来。

“冲啊！弟兄们，不能停下来！”戴安澜跃起身带头冲上公路，突然用手捂住了胸部，此时，又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摇晃着倒在死人堆中。柳树仁见状，喊了声：“师长——”，便奋不顾身冲上，也被机枪打中，当场牺牲。参谋主任董惟强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将戴师长背到路边。戴安澜艰难地说：“董参谋，告诉副师长，一定要冲过公路，不要管我。”

第五九九团的伤亡也很大，剩下不足一营的兵力。高吉人命令：“部队撤回原来准备出发点。”实在冲不过调密的火力网。

郑庭笈回忆当时的情形：

“戴师长伤势很重，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我们用担架抬回师部指挥所，在山顶上一间茅棚里，召开团营长会议。会上决定，如果戴师长不幸牺牲，就由我指挥部队，带领回国，这时，大家都很难过，一言不发，副师长高吉人尤为难过，因为他俩是最亲密的战友。19日，部队原地休息，决定另选公路地点。……我派副团长陈辅汉为便衣队队长，选勇敢善战的军官为队员，在郎东二十华里处侦察过公路的地点，准备19日夜继续前进。第五九八团按照通过曼腊公路的办法，派部队占领公路两侧高地，掩护部队通过。按第五九八团。从晚九时开始，一夜间全师安全通过，这时全部官兵满脸笑容，特别是戴师长显得格外高兴。”

从5月下旬开始，缅甸进入雨季，大雨瓢泼而至，第二〇〇师的官兵全身透湿，终日在泥水中艰难跋涉。戴安澜终日躺在担架上，胸口和腹部的伤口经雨水浸泡，已感染化脓，他浑身滚烫，发起了高烧。卫生员流着泪报告高吉人：“已经没有药可换了。”

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从昏迷中醒来，吃力地问高吉人：“快到国境了吗？”“是，再翻两个山头便是。”高吉人轻声说。

戴安澜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下午7时，戴安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光荣殉国，年仅38岁。消息传开，第二〇〇师官兵都十分悲恸，有的甚至泣不成声，伴随着的是漫天遍野的瓢泼大雨。

高吉人流着泪说：“呼叫军部电台，向杜军长报告戴师长牺牲的消息，我暂代师长，继续执行回国命令。”同时，他命令卫兵赶制棺材，连夜将戴师长遗体入殓。

一支哀乐队伍，挣扎在风雨之中，队伍前列，八个卫士抬着戴安澜的灵柩，棺盖上湿透了的战旗。雨水、泪水交融而下，继续向北前进，象征着民族不屈的抗暴精神。

队伍中响起了戴安澜生前创作的《战场行》：

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
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到我们的肩头，
日本强盗想要灭亡我们的国家，
奴役我民族，强占我领土，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只有誓死奋斗。

只有誓死奋斗。

只有誓死奋斗。

弟兄们！大胆向前走。

敌机虽在我们头上盘旋，
炮弹虽在我们头上飞过，
拼命杀敌，沉着战斗，虽死也光荣。

弟兄们！大胆向前走，
要做那轰轰烈烈奇男子。

打倒日本强盗，
才显得我们的好身手。

打到日本强盗者，
才显我们的好身手
弟兄们！大胆向前走，

.....

嘀嘀嘀、嗒嗒嗒.....

“戴安澜伤重不治，于寝(26)日在茅邦逝世。”

令人心碎的电波，飞出缅甸的崇山峻岭，飞过国境，飞到陪都重庆，飞向各战区。

重庆嘉陵江南岸，黄山官邸。山雨欲来风满楼。

满山的苍松在狂风劲吹下，发出阵阵松涛回响之声，回荡在江山之间。天边电闪雷鸣，黑云翻滚。嘉陵江在颤抖，发出撕心扯肺的咆哮。庭院深深，滴滴嗒嗒落下一点两点、千点万点的豆大的雨珠。

蒋介石觉得这点点滴滴雨珠，都滴到了他的心头，眼睛也被一片泪水模糊了。“大令，进屋去吧，海鸥的殉国，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很难过。”宋美龄哀婉地说。

蒋介石沉重地说：“你说的对，作为黄埔军校校长，每一次听到我的学生牺牲时，我都很难受，然而今天，我悲不能抑，海鸥——海鸥——，你在哪里？”

倾盆大雨终于到了，蒋介石在宋美龄和卫士的搀扶下进屋，他一下子老了许多。有什么样的打击和悲痛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令人痛心？他坐在桌前，用手帕擦着泪，给杜聿明写手令：“即到。杜军长，卅世(30、31日)各电均悉。安澜殉职无任悲哀。凡接近国境各部，应即严令其就近回国，何必再问行止，弟与军部究在何处。速复。中正。”

第二〇〇师代理师长高吉人、副师长郑庭笈与参谋长周之再等指挥部队继续前进，在茅邦附近沿瑞丽江西行，以第五九八团继续担任前卫，终于找到四个木排，5月28日

全部渡过瑞丽江。由于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无法继续抬着回国，又不能留在缅甸，高吉人、郑庭笈乃决定就地火化。令士兵砍来原木，将戴师长的棺材放上，点起大火，在熊熊的大火黑烟中，好像有一只海鸥飞腾而出。火化后，捞出烈士遗骨，按部位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中，烈士英灵仍然随第五九八团前卫部队前进。

6月2日，第二〇〇师通过南坎至八莫的公路。郑庭笈跟着后卫全部通过公路后，长吁了一口气说：“最后一道大关总算过来了！”他想起戴安澜突围前的谆谆教诲，悲不能抑。

6月17日，部队到达腾冲县附近，与宋希濂派出的预备第二师搜寻部队相遇，在预二师的掩护下，全师经腾冲北面到达怒江。

6月18日，第二〇〇师渡过怒江。

6月25日，全师抵达保山县曹洞集中待命。

突围途中，第二〇〇师与主力脱离，孤军北进，路途艰险，给养困难。经常在大雨中行军和宿营，官兵90%以上患了疟疾，病死很多。第五九八团第八连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昔日，他们在春阳朗朗，花树灿烂的日子里，穿着草绿色新装，武装整齐，在十轮大卡车厢中唱着战歌迈出国门。今日，在阴雨霏霏，啼饥号寒中再踏进国门时，全师已从出国时的万余人，剩下四千人了。

7月17日下午2时许，戴安澜灵柩抵达昆明。云南省

各军政长官龙云、宋希濂等暨城防部队、各界代表万余人迎接至 10 里之外，扶柩恭送至昆明城东公共体育场停放。当覆盖着戴安澜血衣的灵车经过市区时，数十万民众夹道迎接，自动脱帽致敬者、哀泣者不计其数。

当戴安澜师长逝世的电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沉痛地写下挽诗，以悼念这位优秀的抗日将领。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增虎黑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河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注：同古，又译为东瓜）

11. 兵败野人山

5月10日,午后4时,八莫方面敌约一大队,由卡萨上游三公里处渡伊洛瓦底江成功,与我掩护部队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发生激战。该团人员英勇阻止,终未能阻止其正面渡河。杜聿明考虑,时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距印道约在一日行程之上,第九十六师师长余韶率第二八六团、第二八八团、军炮兵团已前往孟拱,副师长胡义宾率师部与第二八七团尚远离大队,而后续之敌增援不已。杜聿明只得命第一一三团退守卡萨以西之山地,掩护主力向西转进,希经孟关、葡萄而转入国境。

5月11日,军司令部率特务营、通信营及新二十二师第六十五团向西北转进至曼许(MANSI),并收容远征军长官部、铁道部、后勤部各后方人员300余人,其中包括交通部处长唐文梯、铁道兵团团副张学逸等人。

5月12日,第五军在曼许等待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赶到。杜聿明令军部、直属队及新二十二师由曼许徒步向北转进。

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二团在第五军主力向北撤退时,前往铁路线印道以南的温佐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北撤。孙立

人率师主力与新二十二师到达集合地后，其部一一二团在温佐被围，而第一一三团又在卡萨与来自八莫之敌激战，二团相距位置在 100 公里以上，前、后、左三方均受敌威胁。为了全师的安全，孙立人认为，已不得不下决心转头向西，进入印度，当即便下达了命令，令第一一四团、一一三团向温佐方面集结，打击尾追之敌，救出第一一二团安全出围。然后全师向西北行进，转入山林地区。

5 月 16 日拂晓，新三十八师进入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的深谷中，谷中有一条河流，别无道路通告。孙立人下令将所有的车及辎重焚毁，部队涉河前进。因为雨季尚未来临，河水不深，最深处亦只到腹部，孙立人告诉部队要克服困难，否则到了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部队在水中跋涉一昼夜，始出山口，来亲敦江右岸的榜宾地区。此时日军的大部队和水上炮舰正从下游驶往这一地区。第二天，日军追到榜宾时，与师后卫部队发生激战，恰逢天降大雨，掩护部队变迅速渡江。

5 月 27 日，新三十八师除第一一三团因卡萨战斗未赶上主力外，该师已安全进入印度英帕尔东南约 29 公里处的普拉村集结待命。两个星期以后，第一一三团也赶到了英帕尔。

该师在温佐时，副师长齐学启曾在卡萨地区指挥第一一二团阻击八莫方向敌人过江。当第五军主力远离后，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便令该团迅速转移进山地。在此之

前，齐学启接到孙立人的电话，要他前往师部，并约定第二天清晨3点派汽车去接他。但负责接齐学启的副官叶遇春在约定地点等了几个小时也未见人影。

原来，齐学启将军从第一一三团出来后赶往曼许第五军军部，向杜军长报告了第一一三团战况。杜军长当即命令部队转移。齐学启找不到汽车前往约定地点，延误了时间，后与该师伤员一同进入山地，寻路西进，追赶部队。

5月19日，齐学启等乘竹筏至霍马林以南约13公里处，被敌军追上，被俘。后送至仰光中央监狱，被囚近3年。

1945年5月盟军克服仰光后，14日，重庆《大公报》仰光特派记者黎秀石发自仰光专电：

前新三十八师副师长齐学启将军，于3月8日为寇刺伤腹部，于3月13日伤重逝世。那一天，是所有盟俘最伤心的日子，他们齐向“齐将军致哀，对日寇刽子手的暴行深恶痛绝。据恢复自由的若干同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的确是中国的伟大军人，他是中央监狱里数百战俘中最受人爱戴与最能给人援助的人物，在英美袍泽的眼里，他是黑暗时期的光明与鼓励的源泉。在这三年的黑暗地狱中，他对盟国最后胜利的信念，从未动摇，并曾屡次拒绝了日寇‘诱令’，加入宁（南京）伪组织的阴谋。3月7日，日伪曾作最后的尝试，但被齐将军臭骂一顿，第二天，齐将军便被刺伤了。有一位解放了的盟国战俘对记者说：‘齐将军在解放前夜被谋杀了，这是最惨不过的事，但我向你保证，齐将军